

## 西域印象

我创作小说《敦煌》的时候，还没有去过敦煌，所以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地方。日本有“敦煌学”这个词汇，从明治时期开始，对敦煌的研究就十分盛行，但几乎没有人去过敦煌。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等人大概于明治末年进入敦煌。算是第一次。战后，昭和三十一年（1956年）大概福田丰四郎、北川桃雄等人也进去过。敦煌位于中国的边远地区，日本人的足迹很少到达那里。《敦煌物语》的作者松冈让撰写这部书的时候，也没有去过敦煌。正是因为没有踏上那块土地，充满对敦煌的憧憬，才撰写《敦煌物语》。如果作者去过敦煌，也许就不会有这本书的问世。

我也写小说《敦煌》，经常有人问我是否去过。因为前些年应邀访问中国，也许他们以为那时去了敦煌，才这样发问的吧。现在去敦煌都要先乘飞机到兰州、酒泉，然后从安西坐吉普车在沙漠上行驶好几个小时。那一年我去中国的时候已经十一月，沙漠大雪飞降，从安西无法开吉普车穿越戈壁沙漠。

也许正因为我没有去过敦煌，才能诞生《敦煌》这部作品。如果我亲眼见过敦煌，恐怕不会执笔写这部小说吧。当然，既然写的是“敦煌”，无疑亲眼见过总比没有见过有助于创作，不过，恐怕会产生不同的作品构思。

我在学生时期就喜欢阅读有关西域的文章，不知不觉地对西域的入口敦煌附近的几座城镇开始形成某种印象。这些印象



完全来自文章，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的心头。我对河西走廊地带的各个城镇和沙漠的印象一直保留至今，具有一种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的独特的稳定现实性。

我心中的印象与现实中的城镇究竟存在多少差异，只能亲自从河西走廊往西域旅行才能知道。敦煌、玉门关、沙州、瓜州、安西、肃州、兰州，我盼望有机会亲眼目睹这些城镇的容貌表情，以修正自己心中的源于书本的印象。

我从记述“上无飞鸟，下无走兽”（法显），或者“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”（法显）这样的文章里形成自己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印象。我在记载“城敦岿然，人烟断绝”（玄奘）的短文中产生散落着被黄沙掩埋的废墟城址的沙漠瀚海的印象。我强烈盼望自己能够站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上。

我的书架上摆放着《黄河水》《史记的世界》《敦煌物语》《长安之春》等书籍。这些书籍都可以说是名著，其中《史记的世界》是几年前武田泰淳送给我的，其他的在战前就已经摆在我的书架上。我早就想向这些书籍表示我衷心的感谢，因为我创作的几部取材于东方历史题材的历史小说，从这些名著中受益匪浅。所谓书籍，我认为如果能在一生中翻阅一两次，该书就有保存的意义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与本集（《世界教养全集》第18卷）中所收的名篇就有着一种特殊的深刻因缘。因为我大概几十遍亲手翻看这些名篇。